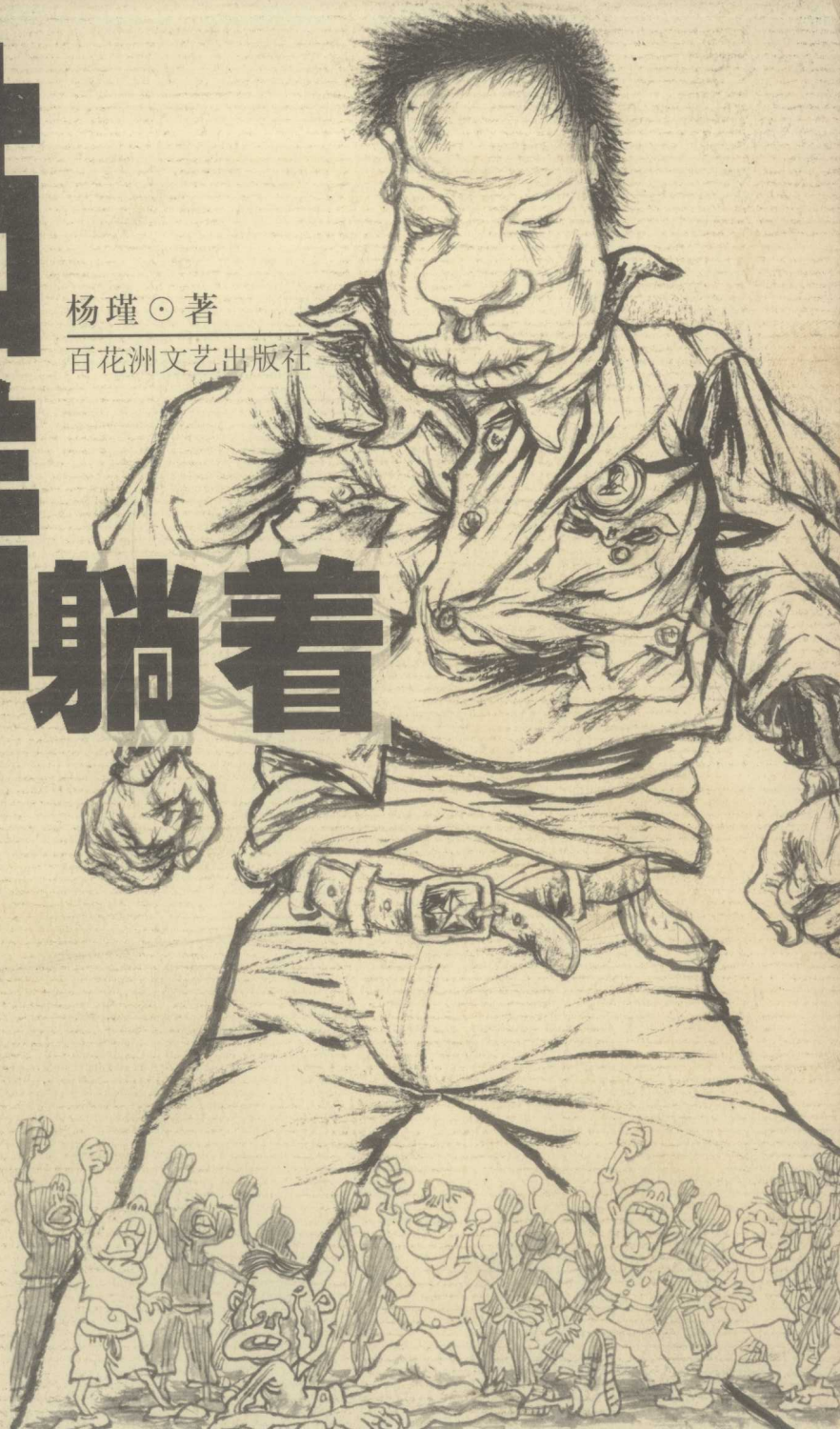


站着躺着

杨瑾◎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214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着躺着/杨瑾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80647-514-1

I.站…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249 号

书 名:站着躺着

作 者:杨瑾 著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6 号出版大厦 10 楼)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十字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8.5 万 插 图:21 幅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80 元

ISBN7-80647-514-1/I·324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公子哥出身的他，壮年时，家道中落，便只身来到省城——生活在小县城的她，丈夫病故后，为了生计，不得不抛下一个蹒跚学步的儿子，来到省城给人做保姆，继而卖苦力——他们就这样相遇并结合在一起了，并生下了本书的主人公杨志。

杨志外表木讷，内心世界却极其丰富。他从小崇拜英雄，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拥有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的非凡身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痴迷于武术。

杨志开始练武的目的既模糊又简单，即能轻易地把别人打倒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了大学，杨志对武术的追求就成了一种自觉而清醒的行为：他是借助武术使自己那颗狂野不羁的心找到外在的依托。

大学毕业后，杨志分到一个小镇上教书。至此，一半生活在想像中的杨志，一发而不可收地爱上了诗歌，迫于各种原因，最后只得放弃他的英雄梦。

这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长篇小说，大量使用了口语、俚语以及方言，加上作者有二十年的写诗经历，在遣词造句上天马行空、云诡波谲，故而使得小说极富艺术感染力。更为可喜的是，这部小说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它呈现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即其结构形散而神不散，其语言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传统小说里的崇高与卑俗的对立、优美与丑陋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等等，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消解。

一部激情之作

一部演绎英雄情怀之作

一部中国式的黑色幽默长篇小说

欢乐英雄梦

黄庆华

一九五一年,杰克·凯鲁亚克的被二战后的美国青年奉为“生活教科书”,和金斯堡的《嚎叫》一起被公认为“垮掉派”(Beat generation,简称BG)文学经典的小说《在路上》,由作家用三个星期“自发的”,在一卷三十米长的打字纸上一气呵成。

五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初,同样一气呵成,却是在一大摞“小学生笔记簿”上完成的小说《站着躺着》,仅仅用了十八天。

十八天!一部长篇小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除了“奔腾”的激情,大概还要有惊人之才。或许,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展示一个非凡激情、不可思议、魅力无穷、人性中最温馨的世界的原因之一,同时更充分寄寓了所谓俗人之不俗,以及描述了小人物对命运不屈的抗争。

当今,是一个更趋于多层次的多元化时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小说《站着躺着》体现了作者杨瑾的独立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然而,有些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极其不严肃的小说,担心会误导读者。这真是一场小说与读者的尴尬会面。至今为止,从书中确实难以发现有人可以为所谓的严肃小说作出令人信服的描述。或者说,什么小说才是严肃的是一个经不起讨论的问题。而且严肃的是指什么呢?内容?语

站着躺着

言？主题？只能说，认为小说的极其不严肃实际上是一种刁难，一种否定小说的发展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的刁难。

博尔赫斯的那些梦魇、幻觉的小说，克里斯蒂的那些以谋杀为娱乐的小说，蒲松龄的狐仙鬼怪的小说，王小波的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小说，等等，不严肃的小说简直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史中充满了——小说严不严肃，想一想，委实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问题。对于常例而言，小说始终有着例外的可能，因为，小说的写法是各式各样的。而在这个意义上也恰恰说明了小说写作的创造性。因此，凡具有创造性的小说写作都具有严肃性，甚至还可以说，创造性越明显的小说写作越令人有不严肃感就更严肃了。由此可见，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没有不严肃的小说，只有太严肃了的读者。果真这样，这样的读者大概不应当来读什么小说的，应当去谈哲学什么的。

至于不严肃而会误导读者的担心，也是杞人忧天的。对此，只有四个字“清者自清”。

另外，再补充一下王小波对自己的小说被误读时的一番话：“我以为自己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这么看来，小说的一个重要品质就应是好不好看了。想一想，有谁愿意掏钱去买回一本小说来严肃自己的？大概这种人不多。更多的人希望买回的小说好看，有趣，这钱才觉得掏得值。花时间去读小说的目的，闲情逸趣也好，消磨时光也罢，总之轻松、娱乐、有点意趣就对了。小说应当具备这一功能性。

所以，《站着躺着》或许正由于所谓的不严肃才确证了它的好看、有趣。而它本身也确实如此。

读过海明威小说的读者，必然会注意到其笔下的人生主题内

序一

容大都是战争、打猎、打渔、斗牛、酒、性、女人等。有过不少批评家曾认为海明威的人物，没有脑子，只有肌肉，装模作样，装腔作势，个个浅薄低俗。但是，仔细想一想，便发现他的人物其实一直在动，在说，在做，在“活着”。

这就是小说的现场感。由此，也才令读小说的人在感觉上真实。

杨瑾在《站着躺着》这部小说中就受了海明威的影响，尽量规避了心理式分析、讨论的写作而呈现了众多表象（具象），小说的形态十分形而下，直接诉诸感官，以强烈的现场感带来身临其境的冲击。

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松散，也比较简单。小说的时间跨度大致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小说结构上的随意、片断性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相称。

小说通过叙述者杨志首先讲述了——“废铁堆时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和物质非常匮乏的时期，一个街头小混混的欢乐英雄梦。这是一个“鼻涕壳”，一个总是流着鼻涕，低着头，以为地上会有钱捡的穷小子。他喜欢打架，善于打架，追求打倒别人，然后体会站着的与躺着的不同感受。后来，遭遇一个民间武师，并随之习武，渐渐就痴迷起武术了。不久，小混混杨志从“废铁堆时代”跨进了“矮松林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初期，他的梦似乎也有所改革了，或者说梦更像一个梦了。欢乐英雄梦竟成了一门心思渴望一天成为一代宗师，开门立派，在巨大树阴下有如鲁智深，痛饮大碗酒、倒拔垂杨柳，还广设武馆，以霍元甲的风采授徒，弘扬“错拳道”，不仅交结天下英雄，甚或接受各路好汉的每一次挑战而无不使之五体投地。——当然，还要以其在武林中广泛的号召力以武济世。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场欢乐英雄梦。然而，小混混、少年学生

站着躺着

杨志长大了,成了大学生杨志,成了学校武术队队长杨志,尽管英雄梦不减,却更有了从武学上体悟出来的自觉而清醒的追求:

扫清一切障碍——如果自己也是障碍,就杀死自己!

杨志在反复打架中印证出来的这条经验使他在同学们之中太特立了,他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闻名校内外的打架专家。这样,最后在大学毕业时,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叫石头的偏僻小镇,当了一名落魄的教书先生。但正是这一晃十年的“流放”,欢乐英雄梦并未破灭——尽管弃武从诗——却成了人生的支点;随着时代的变革,一场武学宗师的欢乐英雄梦变成了一场诗人的欢乐英雄梦。

显而易见,由表及里(抽象),就杨志个人而言,从流着鼻涕的欢乐英雄梦改成武学宗师的欢乐英雄梦,再变为诗人的欢乐英雄梦,既体现了一代人的成长、成熟,又体现了个人独立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流着鼻涕的欢乐英雄梦是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的梦,当大人们百般为生计苦、为精神苦无梦时,小混混杨志抽空做了他个人的梦。或许他天生就有不善屈服的精神。但从他及其伙伴们来看,天生不善屈服者,最后却都屈服世俗。

《站着躺着》尽管从表象上注重于单打独斗、群殴、比武,但仍有一些之外的精彩场面描写,如用废铁换麦芽糖解馋带来的哈哈欢乐,如母亲对杨志的爱尽寄于打骂,如三堂与胡宗中大女儿奇怪的性关系(这直接影响了杨志日后的爱情观),等等。看来,非得读了这部小说,才能明了杨志对底层世俗生活的洞察,以及他本身的种种经历。

《站着躺着》是杨瑾的第一部小说,然而却充分地显示出了他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写作潜力和宽广前景。

这部小说在小说语言上的特征十分明显,它不仅粗糙、稚拙,而且大量使用口语、俚俗,以及方言,简直可以说是泥沙俱下。但是,以小说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来说,任何一种小说语言的探索都

序一

是小说家应有的权利,也是小说家在面对小说语言时应有的一种敏锐的直觉。

杨瑾在小说语言上的追求,既是一次超越,又恰如其分地凸现了一个作者对小说语言的信赖程度,甚至这种信赖都已大于其本身了。用杨瑾的话来说,面对小说语言,一个小说家的姿态就在于去经受一切“语言狂欢”,去制造一个个“语言事件”。这也许与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有一致处,昆德拉认为“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在等待听到那种超越个人意识的智慧之声”,因为“那是小说的智慧”。在这里,昆德拉使用了“智慧之声”,它起码暗示了这声音正是一种语言,一种海德格尔式敞开的语言,小说家因此被照亮了,随着这语言小说的智慧(对杨瑾来说是急速地)向前进。

同时,对《站着躺着》而言,正是语言上的原创力的冲击,才与小说处处闪露的“黑色幽默”丝丝相扣。

在小说史上,对“黑色幽默”的提出与最终确定,大约是从美国被公认的“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开始。但是,西方的某些批评家甚至追根溯流到了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斯威夫特、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小说。总之,“黑色幽默”的确立确实是对小说的一次巨大贡献。“黑色幽默”的主要特点即是从“黑色(黑暗)中看到幽默,又用幽默来对待黑色”。杨瑾是一个聪明的作者,深知任何别人的东西都不能照搬,比如海勒的“黑色幽默”只属于二战末期的美国军队,比如同是展示特殊年代的王小波“尖锐幽默”只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因此,杨瑾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的来自底层的欢乐英雄梦式的幽默。这对总体上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应既是一次精神的盛宴又是一次撞击。

通过《站着躺着》,无疑可以发现杨瑾的追求是极有意义的,他洞悉人性,他很诡异、幽默,他甚至非常大大咧咧,厌恶精雅,正

站着躺着

如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老庄之道就在一堆臭烘烘的牛粪里”，无不显示了一个勇者的气概。而作为一个有着英雄情结的人，他还是一个“错拳道”——据他言传，错落有致虚实一体的拳术——的宗师，是一个中古侠客、一个欢乐英雄，一个独立和自由精神主义者——尽管英雄寂寞。正由于这些品质，杨瑾才以其独特的实力成了另一“文坛外高手”。

因而，作为一个博览小说，熟读海勒、海明威、博尔赫斯、塞林格、昆德拉，以及鲁迅、王小波的作者来说，杨瑾深知自己应在什么样的坐标上标出自己的位置，深知自己该如何去写作，深知小说的创造性所需要的一切元素，因而，他就写下了《站着躺着》这样一部展示人的精神可超越性的英雄气概的欢乐之作。

2002.7

诗意与反诗意之间的个性化写作

彭华毅

1、关于小说《站着躺着》

当我读完杨瑾的长篇小说《站着躺着》，极具狂飙色彩的世界杯足球赛也已落幕，它们让我在 2002 年这个燥闷不安的夏天获得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享受，也就是说无论是运动激情的飚升还是杨瑾独具魅力的小说行文的酣畅与机智，对于我都将会永难逝去。《站着躺着》通篇充盈着精悍的诗意以及与诗意不相对称的赛林格式的大大咧咧和无拘无束，甚至连有些脏的、俗的地方口语都蒙上一层独特的美感、独特的人文主义情愫，其中数以千计的细节描写鲜活透亮。从这个角度来欣赏杨瑾的《站着躺着》，真的很棒。它虽说不上对以往大师们的所谓经典已经构成新的颠覆，但至少它提供了对文学创作某些模式的颠覆的可能。它没有《堂·吉珂德》的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大生大死，更不像当今的网络小说（或说泡沫文学）一味夸大人类精神崩溃后的自虐式的狂欢或由于受疲软性饥饿派生的自我放纵与乐极生悲后的迷茫和忏悔。《站着躺着》更多的是叙事的从容和对想像恰到好处的节制，对大部分习惯快餐文学的读者来说这似乎是与潮流创作先锋创作构成的一种潜意识的错位，但正是这种错位才体现出了杨瑾的真

正实力，他让生命美丽的回忆不再美丽或更加美丽，也让爱《站着躺着》这部小说的人不再爱他或更加爱他，这是杨瑾写作的阴谋，也是他精神历程的一次尽情的释放。

2、诗意

长久以来杨瑾一直纵横于多种文学形式的创作，比如新闻、纪实、诗歌、随笔、小说等，但他血脉里永盛不衰的仍是诗意的潜伏与奔流，无论时空之车如何川流不息，他的精神始终漫游在人生、爱情、艺术、梦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孤寂但并不寒冷，锋利却美妙绝伦。可以说是诗歌让他成为了上帝身边的一个玩伴，这种纯美的玄思方式实践在他的《站着躺着》里，尤其亮眼，虽然这些诗意盈盈的语句在十四万多字的长篇里没有层林浸染甚至是微乎其微，却依然能感觉到杨瑾对理想的亲临和诗意地带美仑美奂的自我朝圣，在此我愿意沙海淘金把小说中的句子列出来——“树叶像颤动的舌头”；“女人的一生/充满了洞箫幽幽”；“死亡只要一用力/她就可能如枯枝咔嚓一声折断”；“浮标啄破水面向另一世界窥望”；“阳光像浆洗过的床单”；“我感到年根像一条阴郁的蛇”；“她的长发被微风抚得作依依之状”；“大风吹来/它们的针叶发出锐刃裂帛般的声响”；“我在我的世界里的的时候就清醒得犹如一颗冬天早晨的水珠/而在他们世界里的時候我便行走在梦中的沼泽地”……这些穿插在《站着躺着》整体叙事之中的句子如深谷的水雾让作者杨瑾的写作本身充满了一种难解的神秘，也让我们能够想像到他睿智的背后绵里藏针和深不见底。

3、杨瑾的个性化写作

个性化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命根子，也是一个作家内在人格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其呈现的方式为，有的是创作态度的傲慢，有的是表现手法的奇异，有的是思想含义的深广……总之除了他自己，别人是无法重复的，像尼采的哲学、赛林格的小说、于坚的诗

序二

歌……他们敢于发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惊世骇俗的声音：放纵原始生命的性情，张扬自我叛逆的翅膀，捣毁虚伪的乌托邦梦呓，他们以世界边缘的旁观者的姿态对过去、现在一切既定的秩序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也是杨瑾一直一往情深的一种创作境界，也可以说是近乎绝境的创作境界，而正是这美妙的绝境才使得那些优秀创作者的生命得到最有力的迸发，“使人的全部智慧、全部个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使人懂得自己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有潜力还是空壳”。杨瑾的《站着躺着》充分展示了杨瑾的自我个性及文本个性，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以自由为创作背景的个性化写作，正如林白所倾述的“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和智性、记忆与想像、心灵与身体的跳跃与飞翔”。我想这需要人格的百炼成钢，具有顽强坚韧的探索精神方可得以实现，否则你无论如何绽放也只能是一朵阴影中的向日葵。

宁愿在汪洋中做一条劈波斩浪的孤船，也不愿躺在大海中做一朵随波逐浪的眩目的泡沫，这就是作为男人和文人全部个性的杨瑾。

4、小说主人公：鼻涕壳杨志

鼻涕壳杨志也叫马仔，从小到大让人难以理解地固执地喜欢那些乱七八糟且锈腐味恶心的废铁堆和茂密阴暗的矮松树林。鼻涕壳杨志在小说里总是自称为还没有完全进化的类人猿。也许正因为这种自然进化的滞后，鼻涕壳杨志的言行举止才有理由原始、古怪、荒诞和规矩全无。特别是他的少年时代，他在不断倾听到自己和别人倒地的声音中体验着种种少年得意和赤裸裸的不修边幅的玩世不恭，这种玩世不恭有区别于当今所谓新新人类般的愤怒的小老头，恰好相反，他是以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莺莺烈烈的游戏、打斗、折腾或制造一些并不伤天害理的小小的恶作剧等来实现的。在他周围他又是许多平淡而又不平淡的人与事、

物与景的见证人。在那个充满了诡谲色彩的特殊年代的生活舞台上,鼻涕壳杨志可谓是一个十足的让人捧腹大笑却很难笑出声来的“高级”杂耍员,这一切直到他考上了充满典言经语和循规蹈矩的大学,从前的打斗、折腾才在他丰富的内心渐渐化成了缕缕不着边际的狂欢。鼻涕壳杨志总是说把一个人打倒在地的声音如何让他感到欣喜若狂和痛快,以至于他身上的与生俱来的英雄主义情怀迅速由星星之火燃遍了欲望之身,他渴望成为“项羽一样的孤胆英雄或像欧洲的冷面剑客或十九世纪狂飙诗人雪莱”;他幻想要凭一双有力有速度的拳头去自由自在百战百胜地过一辈子,而不是去做行侠仗义、杀富济贫、报仇雪恨、独步天下的江湖豪杰,这就是与众不同的鼻涕壳杨志,“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不可以不去自由自在地获取人生的最大快乐。总之在时间(1976—1985)和空间(城南—城北)意义上鼻涕壳杨志就像纪实的地下影像中人,让人感觉到他的智慧若隐若现、喜怒鲜明透亮、性格错落有致、血肉热情洋溢真实可触,包括伴随着他成长的废铁堆、矮松树林、斑驳的老桥和飘洒着酱油臭的河流,这些人与物让我们确信存在就是存在而不是文本里的一个幽灵或虚无的太虚幻境,这些存在甚至还理应包括鼻涕壳杨志的爱情、幻想、无奈、反叛和最终的对武术含情脉脉的放弃和对艺术难以割舍的狂吻。

其实杨志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一个什么人?这是无法深究更无法找到答案的。杨志就是杨志,正如小说就是小说,既然他爱你没商量地登场了,你他妈的就别指望他会永远流着鼻涕一丝不挂地谢幕!

除非你也是个没有完全进化的类人猿。

5、反诗意

反诗意这个词是我主观臆造出来的,它和杨瑾臆造出来的“错拳道”不谋而合。虽然反诗意只和土、丑、脏、粗的东西做亲密

序二

接触,但它和诗意、风雅、美并不构成势不两立的对抗,相反它或许是审美的另一种形式和深度。在小说《站着躺着》里,整体反诗意的叙述是它区别于中国所有的小说汉语文本的最大特征,可以说在此杨瑾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不仅需要才华、勤奋,更需要有摧毁一切的胆略和勇气。当然这在外国文学中并不新鲜,比如米勒的《北回归线》里二十多万字的污言浊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丑恶无涯的海上飘荡颠覆”等无不贯穿着一条粗大的反诗意的主干线。

《站着躺着》里除了我说过的微乎其微浓缩精悍的诗意外就全剩下大大咧咧不着边际的反诗意描写了,例如写杨志妈妈的妈的尸体“宛若一枚皱巴巴的枣儿”;写杨志是“两脚畜牲”;写杨志的姑妈“很胖,一开口牙齿就会跑到嘴巴外面来”;写“他们除了把一些屎尿弄到裤子上外,还把许多口水和鼻涕弄到那只鼎上”;写“胡秀桃用一根棍子去拨弄三堂的大鸡巴”;写酒鬼牙水“干筋鬼瘦的胸脯”;还有大量的×崽子、他妈的、畜牲、娘的卵、鼻涕壳等,包括小说人物的名字都充满土气和粗俗,像什么藤狗狸、气咕卵、痢痢头、巴脑壳等真是不胜枚举。这种撕下优美高雅、暴露原生丑态的文风,对杨瑾来说又是显得那么放松和谐、悠闲适宜,且痛感与快感交替转换,一气呵成,这种创作境界真是酣畅淋漓呀。

另外,杨瑾的反诗意写作也是他文化底蕴日渐深厚所确立的一种写作立场,它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敢于正视人性中的假丑恶,敢于直面人生的闹剧和悲剧色彩,同时也敢于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而还生活于本来面目,还丑陋于新的美感,正如陈仲义在《诗的哗变》里所坚信的“优美,被颠覆之后,还将以新的平衡重新照耀我们上空”。这也是杨瑾的反诗意所凸现出的令人敬佩的人文主义精神。

6、结语成题外话

站着躺着

如果说杨瑾的《站着躺着》是一部皮骨血肉完整的存活体，那我装腔作势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肢割就多少显得滑稽可笑。我一直以为写作其实是一个人无声无息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它不像足球、摇滚之类需要依赖团队精神来造就一个群体的与众不同，而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穿越场景和时间在纸上浓缩人类全部的苦难和欢乐，尽管当我们以沉重的背影面对历史的残酷和时光的无情，我们所有的努力，又“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但我们毕竟创造出了一个个崭新的另一世界。

尼采说“天啊/用你无情的笔/你破坏了/这美丽的大厦/它倾倒而颓落”。杨瑾的笔没有使美丽倾倒，也没有让大厦颓落。在层峦叠嶂般的文库中，他的作品也许只是夜空中的一个星点，但只要灿烂过这就足够。你无动于衷也好，冷嘲热讽也罢，但当你一旦能进入杨瑾对文学虔诚膜拜的精神血液之中，你就无法不动情不兴奋不鼓掌。

写作又是一种剧毒，一旦进入你的生命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就像快乐地活着、爱着、战斗着一样，我相信伴随着《站着躺着》的闪电降临，之后一定是一场完美风暴。

第一章

第一章

你很有可能会认为我是他妈的一个疯子。

因为我曾发狂地迷恋过两种声音：一个人被别人打倒在地地的声音和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

对于前一种声音，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能把另外一个人打倒在地，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而躺在地上和站着就是不同——躺在地上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呀。对，我看到一个人尴尬，我就会哈哈大笑。总之，站着和躺着就是不同。

我曾看过一场电影，它是反映拳击手的故事的。我记得里面有一个矮个子拳手对一个高个子拳手这样说：你只不过是比别人倒在地上的声音要大一些！你瞧，这说得多棒呀。就是这样。

对于我迷恋后一种声音，那是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诗人。我知道这有点傻里傻气。那时，我认为一个人在下雨的晚上，听到雨点打在树叶上就悄然落泪，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

今天，我不想向你讲述我想当诗人的故事。我要向你讲述的是我用吃奶的劲拼命练习把别人倒在地地的技巧的故事。我为何要这样做呢？我只对一个叫赵伏生的人如此庄重地说过：他妈的，我为何要这样累死累活？我就是想当个英雄嘛。

这个叫赵伏生的人，老是像一头生气的狮子。不瞒你说，他妈的，我就爱他这副模样。

第二章

在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前几天,也就是2001年12月的一天上午,阳光像浆洗过的晒干的床单。我和妻子女儿去城北看望我的妈妈。

“姆妈,我来了。”

“你还晓得来?!我死了烧成了灰你都会不晓得的。”

这句话是近几年来,我看望妈妈时她常常说的话。

我妈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一次看望我妈妈的时间和上一次看望我妈妈的时间隔得比较长。我总是缩不短两次看望妈妈之间的时间。我缩不短的原因有二:一是我总是他妈的很忙——我要忙的事可多着嘞,比如,人到底要往哪里去,也是我要忙的事;二是我在心里爱着我的妈妈。

关于我在心里爱着我妈妈这一点,我又不好意思跟她说。我怕吓得她一大跳。但我不爱妈妈脸上的皱纹,不爱她那双丑陋无比的手。我只在心里爱着我的妈妈。不知多少次,我这样想过,哪个黄昏,我去看望妈妈。我说妈妈我来了,而后我便拥抱她。我终于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怕吓得我妈妈一大跳。

我总是缩不短这一次看望妈妈的时间和上一次看望妈妈的时间之间的距离。所以,每次我来看望她时,她就会说我死了烧成了灰你都不会晓得的之类的话。